

旺王
著喜

ZHENGZHIXIAXING JIAOYUJIA
DE SHENGCHENG JIZHI
YI ZHANGZHIDONG WEI GEAN DE QUANSHI

政治家型教育家 的生成机制

以张之洞为个案的诠释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旺王
著喜

ZHENGZHIXING JIAOYUJIA
DE SHENGCHENG JIZHI
YI ZHANGZHIDONG WEI GEAN DE QUANSHI

政治家型教育家的 生成机制

以张之洞为个案的诠释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 北京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政治家型教育家的生成机制：以张之洞为个案的诠释/王喜旺著.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11
ISBN 978-7-5620-8717-5

I. ①政… II. ①王… III. ①张之洞（1837-1909）—人物研究 ②张之洞（1837-1909）—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K827=52 ②G40-092.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7620号

-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289(编辑部)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王喜旺

男，汉族，山西孟县人，生于1970年2月。教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供职于河北大学教育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中国现代大学史、教育文化学。迄今为止，出版学术专著3部，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重点项目1项、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获得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 001

第一章 教育家人格：献身教育事业的不竭动力 / 002

第一节 对教育事业的挚爱 / 002

第二节 超越世俗功利的情怀 / 023

第三节 对学生的仁爱之心 / 028

第二章 权变智慧：搭建长袖善舞空间的利器 / 037

第一节 从“清流”名士到“洋务”健将的应变之策 / 037

第二节 变革科举的策略选择 / 048

第三节 《劝学篇》出炉的抉择与考量 / 053

第四节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出笼中的审慎权衡 / 058

第三章 专业素养与道德操守：凝聚同仁的纽带 / 069

第一节 公认的“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 069

第二节 慎独君子与清廉督抚 / 071

第三节 刚劲风骨与勇于任事 / 073



第四章 创新性思想体系指引下的教育实践：塑造现实的关键力量 / 099

第一节 融汇中西的文化图式与教育蓝本 / 099

第二节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劝学篇》中教育蓝本的续写 / 123

第三节 湖北实验的展开与新学制的厘定 / 133

第四节 西式学堂创办的不断完善 / 145

第五节 对废除科举制的勉力推动 / 156

第六节 创设存古学堂的深谋远虑 / 167

第五章 政治家型教育家生成的时间逻辑 / 184

第一节 政治家型教育家的素质奠定 / 184

第二节 政治家型教育家的思想初步形成 / 189

第三节 政治家型教育家的思想体系完善 / 200

第四节 政治家型教育家的社会影响扩大化 / 219

结 语 / 269

参考文献 / 276

后 记 / 285

引 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一个集政治家、教育家等角色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如果选择一个适当的称谓来指称他，那只能是政治家型教育家。作为政治家型教育家，其主要特征是：具有政治家的全局眼光，善于把教育置于整个社会中来思考、实践；具有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气度，能够对教育进行超前思考、长期规划；具有政治家的巨大影响力，能够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方案变成区域、国家的教育实践。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呼唤教育家的时代的话，最为迫切的呼唤应该是对此类教育家的呼唤。因为此类教育家对于整个教育思想“地形图”的变化、教育实践格局的转型，具有全局性影响，是塑造整个时代教育大势，对教育变革影响深远的人物。从张之洞的成长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这一类型的教育家成长的规律。这对于我们当代造就这样的教育家，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历史的深处”，探寻张之洞成长为政治家型教育家的机制。



第一章

教育家人格:献身教育事业的不竭动力

张之洞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家型教育家,与其诸多人格取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这些人格的萌芽与生长,为张之洞成为教育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使之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力推其教育思想与实践跃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境界,终至成为教育大家。就其要者而言,以下几方面的人格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节 对教育事业的挚爱

张之洞对教育事业的挚爱,可以从其一生事功的很多重要节点上看得很清楚。下面,我们就一一进行考察。

湖北学政是张之洞一生事功的起点。在这一起点上,其对教育事业的挚爱已经露出头角。1867年8月,张之洞被委任为湖北学政后^[1],连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都没有过多

[1] 学政,全称为“提督学政”。清廷设此职,派往各省掌生员之考课黜陟,称为案临。任职者,从进士出身的侍郎、京堂、翰林、科道等官中简派,三年一任。任学政期间,不问本人官阶大小,均与督、抚平行。

停留，只是匆忙看了几个景点，就急急忙忙打点行装，溯江而上，到武昌上任了。按照官场惯例，官员到任后，要向皇帝上呈到任奏疏，张之洞当然也不可能免俗。上任伊始，他便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呈上了自己的奏疏。在奏疏中，张之洞直抒自己的施政主张：“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字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由此可见，张之洞给自己的职责定位，重要的不是完成国家规定的考量学生学业的任务，而是以考核为手段，培植学生的学术根底与砥砺学生的品行。对于这一点，张之洞在敬告诸生的文告中说得更明白：“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衡文祇是一节，愿诸生步趋贤圣，不仅登科。”^{〔1〕}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作为一个称职的学政，其职责不仅是考量学生的文章，驱使其入仕，而且要把作育人才、使之成为圣贤坯子，放在更重要的地位。这是真正学有所本且具备育才情怀的官员才可能有的追求。

怀着量才与育才并重的雄心，张之洞先后两次按试德安、汉阳、黄州、襄阳、郧阳、安陆、荆州、宜昌、荆门等地，主持湖北乡试。其间，“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诸生。这充分说明，张之洞是一个知行合一、尽职尽责的学政。为了最大限度地为国家培养、选拔人才，张之洞除了按照朝廷规制尽自己作为学政的职责外，还推动了一系列兴革举措。如其为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札行各属，发题观风，听生童量能自占，各尽所长。引用隐僻典实，许自注书名出处。平日具

〔1〕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有著作者，可随卷送呈。”他还奏请朝廷，将以往一刀切的“经文”考试改为“经解”，由考生自己上报平日研习的经书，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考察。当然，其中影响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者，还是经心书院的创办。

经心书院的创办，缘于张之洞对作育人才的关注。1869年，张之洞在视察江汉书院后，深感该书院规模太小，不足以湖北培养更多的人才。于是，张之洞就约见时任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的李鸿章，提议在武昌别建精舍。对于此事，李鸿章深表赞同。虽然当时的湖北在经济上并不宽裕，李鸿章还是在武昌火星堂文昌宫拨款修建了一所书院。该书院初名文昌书院，后改名为经心书院。张之洞“别学舍为经义、治事，选各府尤异者得数十人，俾读书其中”。^{〔1〕}书院第一任山长为刘恭冕。^{〔2〕}课程有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书院开办之初，吸收了许多人才入院深造。据说，当时的“札调咨送入院而不得住院者尚有二百数十人”^{〔3〕}，可见育才数量之众。对于书院中的优质高材者，张之洞青睐有加。当贺人驹、陈作辅、傅廷浩、范昌埭四名高材生病故时，张之洞曾作诗《四生哀》，表达其哭悼之情。自此，我们不难看到其为国育才、惜才的情怀。

正因为张之洞在湖北学政任上为国事呕心沥血，颇多实绩，故颇得时人的好评。如曾国藩就曾这样赞许：“往时祁文

〔1〕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2页。

〔2〕 清代著名经学家《论语正义》作者刘宝楠之次子，曾经在曾国藩建立的江南书局任主持人之一，于1866年续成其父著作并刊印。

〔3〕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89页。

端、张海门视学吾乡，最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1〕} 1870年春天，在发妻辞世五年后，张之洞娶湖北按察使唐树义之女为妻^{〔2〕}。1870年10月，湖北学政任满，张之洞在交卸学篆后，携唐夫人返京。当时作有《送妹亚芬之黔》一诗，其中写道：“人言为官乐，哪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3〕} 可见其在学政任上的呕心之状、劳苦之态。不过，为官一任，能够得到士林魁首“得士心”与“惬众望”这样的考语，也就不枉其任上的殚精竭虑了。

1873年9月，张之洞被任命为四川学政。四川幅员辽阔，多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对此，张之洞心知肚明。因此，在还未上任时，他便预感“此差殊非乐境”。不过，张之洞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一如既往，每年到各个州府巡视、督察。虽然陆路“大率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水路“处处皆滩，惊心动魄，绝无从容怡旷之地”^{〔4〕}，张之洞依然奔波于巴山蜀水之间，不假稍歇。据赵尔巽说，张之洞在学政任上，“平日衡文不主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柢之学，故所至考求文献，礼访名宿，惟恐不及，每值士人晋谒，辄优假颜色，殷殷焉以读书稽古相敦勉，并为指示途径，俾有遵循。”^{〔5〕} 对于确实有才华的士子，张之洞则

〔1〕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2〕 两年后，唐夫人病卒，留下一子仁頔。

〔3〕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4〕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23页。

〔5〕 王树相编：《张文襄公全集》，北京文华斋1928年刻本，卷首上。



特别加以栽培。如张之洞就曾把绵竹籍学生杨锐（1857—1898）^{〔1〕}、仁寿籍学生毛席丰、华阳籍学生范溶等高才生“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2〕}。因此，四川一地的学风为之大变。张之洞去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曾上章盛赞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的实绩：“先是川省僻处西陲，人文未盛，士林之所驰鹜，率不出帖括章句之图。自同治初年该大学士（即张之洞——引者注）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上……以为之倡，士风始为一变。”^{〔3〕}这一评价应当说是甚为公允的。

为了给四川作育更多的贤才，在学政任上，张之洞还办学颇费心力。成都原来设有锦江书院，但规模很小，难以广纳英才而育之。对此，张之洞忧心不已。他多次面见当时的四川总督吴棠，仔细商酌书院创办事宜。在吴棠的鼎力支持下，倾力创办尊经书院。1875年春天，尊经书院终于建成。尊经书院建成后，张之洞参照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学规，提出“建置书院之本义与学术教条之大端”共十八条，作为尊经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然后“择郡县高材人百人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4〕}考虑到成都地处边地，购书不易。张之洞捐出自己的薪俸，购置四部书籍四千卷，专门建造尊经阁收

〔1〕 张之洞称杨锐：“才英迈而品清洁，不染蜀人习气。颖悟好学，文章雅赡，为‘蜀士一时之秀’。”（《全集》卷二百八十二，书札一，《致谭叔裕》）。二十年后，杨锐以“戊戌六君子”之一而身陷囹圄，之洞为之多方奔走，营救未果，深为痛心。

〔2〕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3〕 王树相编：《张文襄公全集》，北京文华斋1928年刻本，卷首上。

〔4〕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8页。

藏，供书院士子阅读。在处理政务的余暇，还“莅院为诸生解说”。^{〔1〕}为尊经书院，张之洞可谓倾尽心血。正是因为如此，张之洞在离任后，还对该书院充满眷眷之情。1876年1月8日，张之洞在返回京城的路，致书给其继任者、友人谭宗浚。在信中，他这样写道：“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惓惓不忘。此事建议造端，经营规划，鄙人与焉（根柢浅薄而欲有所建立，诚知其妄）。今日略有规模，未臻坚定，章程学规，俱在精鉴（章程有稿存案，书院记即学规）。斟酌损益，端赖神力。他年院内生徒，各读数百卷书，蜀中又通经学古者，能得数百人，执事之赐也。”^{〔2〕}可见，张之洞虽然离任学政一职，但是，对于尊经书院，还满怀眷恋之情、期望之心。如果不是对作育人才情有独钟者，何能臻此？

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后，履任时间不长，张之洞便上呈《整飭治理折》，向最高统治者上奏自己的“治晋之道”。其中，张之洞即针对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的状况，提出了“培学校”“重士以善俗”^{〔3〕}的设想。为了落实这一设想，在1882年到1884年间，张之洞专门拟定《咨学院筹商学校事宜》^{〔4〕}，除了要求“除行两司、四道、清源局转飭各属一体遵照分别筹议举办外”，还要求学政“酌核施行”。该公文包括“减社钱以广义学”“筹经费以修书院”“去棚费以汰积

〔1〕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9页。

〔2〕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29~10130页。

〔3〕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02页。

〔4〕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1~2404页。

弊”“免差徭以尊学校”“重岁贡以劝来学”“戒鸦片以作士气”“核教官以端表率”“裁陋规以恤寒素”“清学田以复旧章”“整武校以资练习”十条。从这一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力图通过行政手段对山西的传统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革与提升。虽然由于张之洞任职山西时间不长，有很多举措没有来得及落实，但是，在推动山西教育兴革上，还是留下了值得圈点之笔，如令德书院的创办。

张之洞到任时，山西省城太原便设有晋阳书院。时任学政的王学庄甄选高材生 50 人于其中，一心研习古学。张之洞到任后，考虑到书院太过狭小，难以广育人才，就与王学庄会商，准备在太原府衙西边的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另外重建一所书院。书院建制拟仿照阮元的诂经精舍、学海堂的成例，名为“令德堂”。不料，后来王学庄、丁忧去职，张之洞只能与新任学政吕凤歧再次悉心筹划。后来，终于在桥头街将“令德堂”开办起来。

初创时期的“令德堂”，由洪洞县人王轩^{〔1〕}为主讲，闻喜县人京卿杨深秀^{〔2〕}、乡宁县人杨笃^{〔3〕}为襄校。王轩精通传统的朴学与地理学，杨深秀精通今文经学，杨笃则精通算学、史学、地理学。因此，在令德堂中，其讲学、研究活动不囿于一家之学，而是汉学与宋学并重、中学与西学兼有。书院“五日一会，讲者翕然”，足见其学术氛围之浓厚。“文章轨辙不为俗学所囿”，更是直承中国传统书院自由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在这样一个百家争鸣、中外交融、自由研究的环境中，

〔1〕 字霞举，自号顾斋，同治壬戌进士。

〔2〕 字漪村，光绪丁丑进士，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3〕 字巩同，号秋湄，同治甲子举人。

许多学子成长起来，成为山西的“通省人才”。

作为统管全省方方面面事务的巡抚，不仅对教育的兴革全面规划，还为令德书院的筹办倾尽心力。如果不是一个对教育事业别有幽怀的人物，不可能这样做。

1884年7月，张之洞接任两广总督。在两广总督任上，张之洞特别注意到，“泰西各国，莫不各有水师、陆师学堂”。因此，他火速向朝廷上呈《创办水陆师学堂折》。在这一奏折得到朝廷的允准后，1887年8月，张之洞开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

作为一个有着战略眼光的教育家，张之洞不仅对直接关乎国运的军事教育特别重视，对于其他方面的教育，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一点，从其在呈《办理水陆师学堂情形折》的同时，还附上《增设洋务五学片》可以得到确证。在这一附片中，张之洞如此奏请朝廷：在广东水陆师学堂内添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5所西艺学堂，各招生30名，总计招生数为150名。拟托出使英国大臣刘瑞霖，分别延请赫尔伯特教授公法学，葛路模、骆丙生、巴庚生分别教授植物学、化学和矿学。后经朝廷允准，于1889年11月10日，水陆师学堂正式增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等五所西艺学堂。这五所学堂被称为“洋务五学”。

张之洞在对西方教育学习与模仿的基础上，推出了一系列创造性举措，让世人对其刮目相看。不过，在教育兴革上，张之洞并非一味倡导西方教育的推行，而是在承接创办经心书院、尊经书院和令德堂书院的余绪，对于传统教育的改造，也倾注了大量心力。1887年5月，在张之洞的筹划、督责下，广雅书院得以创办。1887年7月，张之洞拨专款，增修学海



堂的斋舍，并为之增广学额、加强教学和考课。1888年3月，张之洞集中精力整顿端溪书院，为之改订课程，把时文和经史古文之学都列入课程。1889年2月，在张之洞的督促下，建成北江书院。1889年3月，还为粤秀书院、越华书院改订章程。

总之，在成为全面负责军政、民政事务的封疆大吏之后，张之洞依然对创办西式学堂、筹办书院费尽心力。不仅在办学活动的宏观规划上思虑周详，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上也多亲力亲为。只有对教育事业满腔挚爱者，才能至此。

1889年11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在湖广总督及暂署两江总督期间，除了兴办各种实业外，其声名卓著、影响巨大者，即是开办新式学堂。在其创办的一系列新式学堂中，储才学堂是最为显著者。

储才学堂的专业分为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门类。在这四大门类的专业中，分别设置若干课程。如交涉之学下设课程为律例、赋税、舆图和翻书；农政之学下设课程为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工艺之学下设课程为化学、汽机、矿务、工程；商务之学下设课程为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如果从现代学科分类的眼光来看，这些专业、课程设置的方式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是，如果抛开其分类合理与否这一问题，我们粗略地来看，这些专业大类与课程涉及的都是涉外、农业、工业、商业等与国家富强关系密切的事业。就此而言，这一学堂是农学、工学、商学、法学、语言等专门学堂的集成。其综合性、完备性是张之洞以往创办的任何学堂都不具备的。

由于张之洞痛感中国陆军军官素质低下对军队战斗力的制

约，向朝廷呈上《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提出创办陆军学堂与铁路学堂的设想。在得到批准后，陆军学堂得以在南京仪凤门内和会街创建。

对于创办陆军学堂的宗旨，张之洞的设想是，借鉴德国经验，造就国家需要的将才。对此，张之洞是这样说的：“窃维整军御侮，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故得人称盛。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才。”^{〔1〕} 陆军学堂的专业设置分为马队、步队、炮队、工程队、台炮五大类。

在创办陆军学堂的同时，张之洞正在筹划建设卢汉铁路，铁路建设人才是其急需。因此，张之洞在奏请设置铁路学堂的奏折中说：“中国方经营铁路而人材缺乏，势必多用洋人，费且不貲，是非亟备人才不可。”^{〔2〕} 另外，张之洞考虑到“铁路一项学有专门，与陆军尤相关系”，还提出把铁路学堂设在陆军学堂里的奏请。这些奏请都一并得到批准，于是，铁路学堂就附设在陆军学堂内，开办起来。

对于农学之于富国利民的重要性，早在张之洞任职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时，便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否则，张之洞就不会在任职两广时在“洋务五学”中设立农学，也不会储才学堂中设立农学一门。不过，在任职湖广的中期之前，张之洞对农学重要性的认识还是肤浅、片面的。到了1896年至1897

〔1〕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9页。

〔2〕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0页。